

妇女闲聊录

林白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妇女闲聊录

林白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妇女闲聊录：林白著．—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7.3
ISBN 978-7-5302-1557-9

I. ①妇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4077 号

妇女闲聊录

FUNV XIANLIAOLU

林 白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625
字 数 218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57-9
定 价 32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(非常遗憾未能联系上本书原插图作者张润世先生，请张先生看到本书后
与我社联系领取稿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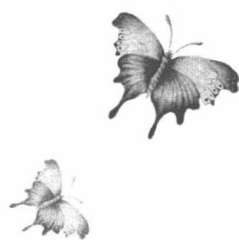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卷 一	回家过年	001
卷 二	从小到大记得的事	054
卷 三	王榨（人与事）	123
卷 四	王榨（风俗与事物）	193
卷 五	现在	243
另 卷	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	261
后记一	世界如此辽阔	277
后记二	向着江湖一跃	279
对 话	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 生活视野	282
	——从《妇女闲聊录》反省“文学性”	

卷一

回家过年



2004年3月，北京，木珍，三十九岁

第一段 坐火车

过完年坐火车来北京，车上没水喝，笔直（一直）没有。大家都带的可乐，我也带可乐，在滴水车站旁边买的，让我弟弟买的，可能是五块钱一瓶，没喝完。一块来的有七个人，做木工的，做油漆工，做缝纫的。王榨一个女的，她弟弟在北京开服装厂，做羽绒服，是麻城的，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。她身上穿的羽绒服可能就是这个厂出的，质量不好，羽绒蹭得到处跑，妯娌两人，衣服都一样，羽绒从针眼里跑出来，到处都是白的，满身都是。那女的，带她外甥女到厂里干活，去了肯定有活干，收入多少不知道，她不是王榨的。

在火车上饿了就吃咸鱼，我和那女的都是吃鱼，家里带的。她吃武昌鱼，我吃胖头鱼。她拿着一大块啃，没啃完，渴了就喝水，带了苹果、鸡蛋、香肠，糖、饼干、蛋黄派，都有人带。我就带了苹果、鸡蛋和鱼。在车上打扑克，打七，两副扑克，一百零八张，后来借给人家一副，剩一副，就斗地主。

回去的时候车上没暖气，冻得要死，冻死人。我就想，到了下一站，

要是近一点，我就马上回北京。后来穿上两双袜子，两件大衣，还不好，脚就跟放在冰上一样。临时加的车，硬卧车改成硬座车，八十四块钱一张票，加上五块订票费。

回去的车上没上厕所，来的时候挤了一趟厕所，排队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滴水的人最多，后来黄冈、麻城上来的人都一路站着，以后上车的都一路站着，到了霸州，全下光了，就有位置了。

晚点了两个多小时，本来七点半就该到北京的，我们的车晚了，就等人家的车过去才让我们进站，坐了快十八个小时。

第二段 小王做俏想要钱

过年小王（木珍的丈夫）躺了好几天，二十八下午就躺着不起来，不干活，也不说话。就想要钱，他不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他做俏（闹别扭）。后来大姐说我才知道。他跟我大姐说的，大姐打电话告诉我妈，我妈再告诉我，我才知道。后来给了钱他就好了。

三十晚上，我给孩子压岁钱，一人一百，给他五十，我还说，我嫁过来十几年了，你还没给过我一分钱压岁呢，我们那叫压金钱。我说我一下子给你五十，他说这钱我留着，留着充手机卡去。

三十下午吵了一架，他把椅子举起来，我一点都不慌，他没敢打我，把椅子摔垮了。他就说他要出去，要跑掉，不在家了，我就想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他就找衣服，我就赶紧进去，把钱拿在手上再说。我怕他把钱拿走了，我就没钱花了。拿到钱我就不怕，你爱上哪你就上哪。

他找衣服，村里的嫂子扯着他，让他别走，我说你别扯了，他走不了，

最多就在王榨。后来那嫂子就不扯了。他就一直在屋里八门儿（到处）找他的衣服。我在那扫地，跟老嫂说，他跑不了，能跑到哪儿去。他都没钱，往哪跑。要是我还跑得了。

落了（后来）他根本就没出房门，又躺下了。七筒（儿子的外号）吃完中午饭，没有叫他，七筒自己就把门口的土弄好了。我和小王吵的时候，七筒正好也在那，他说，让我学手艺，我学个鸡巴！他二妈说：这你不管，与你不相干。

儿子很好，上山打了很多柴，放到二楼码得好好的，小王不管，全是七筒弄的，贴对联，也是我和儿子，女儿不知上哪儿去了，宠坏了，她就比七筒小一岁。我边做饭边贴对联，七筒烧火，我买的对联，大门的六块钱一副，大的长的，在三店买的，一共买了十四块钱的，门头都有。去年兄弟媳妇贴了一个短的，她不甘心，今年非得跟我一起去，她也要买一样长的。

后来那椅子摔垮了，他又钉上了。最后出来，钱全给他了，女儿上学的钱我交了，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了。不给我就怕他打女儿，七筒出来了，他也打不着，不怕。2002年还是2001年，他把女儿脚都打坏了，在床上躺了两天。女儿脾气倔。他没钱花就拿女儿出气，说女儿老要钱花。

我弟说，他去年卖鸭子，有一千多块呢，就不知道这钱上哪去了。肯定是给他的相好了，上次他还要向我弟借钱，我让不要借给他了，他老向他借，让我还。以前我伯（爸爸）还喜欢他的，现在，我伯看见他恨不得一口吃掉，不理他了。

第三段 初一小王想见他的相好

再就是初一，我在家包包面，拜年，先上庙里。王榨除了土地庙，还有两个庙，先上林师傅那个庙，慈灵观，就是每个人给十块钱，每个菩萨面前磕个头，大人小孩磕，林师傅把供菩萨的苹果每个孩子给一个。我们就喝点茶，往年是米酒，今年是茶。再回来吧，就是自己屋里，像玩龙灯似的，一帮人，就家里留一个人。

又上那个庙，我都没记住叫什么庙，我说不去算了，他妈信佛，去年跑到庙里，要在那过年不回来，我不是不在家嘛，大嫂二嫂去接她回家过年，她不回。过完年她才回。去年初一上那拜年去，一大帮人。

今年我说不去了，小王老说要去要去，我就说，你是不是想看一眼冬梅（他的相好）啊？

我说去年去了，那是因为你妈在那，今年去干吗呀？你无非就是想看一眼冬梅呗！那就走呗，去呗！

他说：算了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！

我说走吧，一块去，免得你老想着。

就去了，见着冬梅了。去年不是一大帮人去了嘛，全都上她家去了。小王跟冬梅还挺有默契的，冬梅一拿爆竹，一撑出来，小王就知道接过来放。

他大嫂还有意瞟了我一眼，我就装傻，装自己没看见。后来回家我说：你们俩还挺好的。他说我瞎说。他不承认，他说人家给你你不放啊。

我说大哥也在那啊，他怎么不接。他说我话无脾味（无聊的意思）。

所以今年我说，上庙里可以，但是不要去冬梅她家。他说他也没想去啊。回的时候冬梅就在门口站着，到家了我就说，这下舒服了吧。看见了吧。每句话我都是笑着说。

第四段 今年的年货

二十九，我就上马连店办年货，买了饼干，五斤，四块钱一斤，云片糕，也是四块钱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，还有白瓜子，也是六块钱一斤，都买了两斤。还买了瓜子，一口袋，再买了蚕豆，还有山楂片，蚕豆便宜，两块一斤，山楂片七块钱一斤，还买了一袋苹果，十三块钱一袋。两袋奶粉，十五一袋，什么牌子都忘了，里面是单个包装的。

肉小王在家已经买了，酱油味精还有健力宝，五块一瓶，买了四瓶。霞牌龙须酥，买了六盒，全都是吃的。瓜子炒得乌七八黑的，吃的人，嘴一圈梗是（全是）黑的，那手上梗是黑的。蚕豆就是我吃，买的火腿肠、黑木耳、干香菇，还买了粉丝、火锅吃。买了鸡腿，还有鸡爪子、白木耳、红枣，安南看我买什么，他就买什么，安南跟我一年生的，也是65年，三十九岁。我还在那笑，我买么事，你买么事，你回去不怕你香芽打你。买的都是挺贵的，我平时不在家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他说没事，你怎么吃我怎么吃。

买爆竹、对联、门斗，都是这天买回的，烟花，都是。连同吃的，一共四百多，比别人肯定多一点，别人就是买点蚕豆、瓜子，再就是糖，糖我在这带了七斤。北京的糖价钱差不多，北京有软糖，家里的全是硬的。孩子爱吃软的，全把软的挑来吃了。软糖还便宜，吃到后来客了，吃的全都是硬糖。

第五段 过年的时候

亲戚都来，初一，牛皮客儿子做十岁生日。那天来的，都是小王那边的亲戚，他姐夫就是拿了一包糖，酥糖。外甥女婿拿了一包糖和一块肉，生的，肥瘦都有，骨头也有。三毛，也是一块肉，一包糖。来一个放一包，一千头的爆竹。小王放，家里烧着火盆，也不冷。还放一张小桌子，有吃的都拿出来，用一个盆装着。没有烧汤待客的了。有的就是晃一下，就是站一会儿就走了，给他泡一杯茶，他一边喝一边走，一次性的杯子，走到哪扔到哪。有的茶都不喝，放下东西就走，好像就是给你送东西来的。

初二我们全都上我妈家。七筒八筒跟着小王的弟媳上街（上县城）拜年，坐小面的，一个人四块钱，讲价，说，都是小孩子，后来每人两块。我就坐小王的摩托去的。

带了一块肉，在县城买了老人喝的麦片，十五块一袋。后来我想换，换成脑白金，后来懒得回去了，就没换。

我们到了，孩子还没到。我们从北城这边来，我妈在南城那边，要穿过整个县城。有环城的公汽，一块钱一个人。我伯就生气了，担心俩孩子弄丢了。他说：那是么搞法的。他的脸就沉下来了，小王就赶紧骑摩托去找，没找着，他又回来了。我就说：落不了（丢不了），落不了，多大两个伢，还落得了。我伯没吭声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说我看看去吧。刚出去，他们俩就来了，是等公汽，等了半天。

中午他们喝酒，吃涮羊肉，再就是鸡脖子，肉丸、鱼丸。聊天，东

聊西聊，细哥说他喜欢北京的馒头，一顿吃四个，大个的。他在北京打工，去年，就那几个月，他也是坐那趟冻得要死的车回家。他说坐到麻城下的。到滴水也是，全是宰人的，他本来只要四块，面的，结果一个人要十块，他们五个人不干，后来他们东找西找，在大市场停的，上那边等去，后来细哥看见他的同学了，同学的车，就说还是四块一个人，还说细哥的不要钱，同班同学，细哥还是给了，说这不比平常。

第六段 细胖哥在北京打工

细胖哥说这次去北京，把木玲（木珍的妹妹）烧了一下，就是说花了木玲的钱。他打工的工地很偏，真难找，木玲真找到了，给他买了鞋、袜子、内衣，就是我们那叫秋裤秋衫的，还拿了一件旧的羽绒服，他说怎么北京果冷（这么冷），我说你以为跟屋里（家里）一样啊。

我说你那车是怎么坐的，他本来说 20 号走，没拿到票。我说以为你们在车站还要待好几天呢，票真难买，他也说，几个人急得，他们八个人一块回麻城的。只有五个是滴水的。干什么活？干泥工的，工资没欠，全都是给的现金，给私人盖的别墅，那房主真有钱，说北京人真有钱，说房子盖成之后，还要盖院子，院子里头养花养草，还请一个保姆看房子，平时不怎么住。工钱给他，三个月了，吃的住的除开，拿到家里有一千八百块。他觉得还可以。

我说你怎么也那么迟，他说是想早点回，那房子没成功，他说那北京人也真是，冬天水泥冻上了，做的墙是松的，那北京人还非要做，干完了才帮他们买票，后来没有了，就在车站里待着。

其实他也不是特意出来打工的，他来找一个人，那人借了他两万块，没还，他来讨，只知道那人在北京，不知道在哪，他就来。幸亏一起出来的有五个人，那人以前是做电工的，电工只养了两个女儿，都出嫁了，他不用回家了。老婆跟着女儿去了，带孩子，大女儿有工作，在武汉。电工不管家。那时候说是出来做生意，借两万，后来全都赔了，赔了他更不回家了。

细胖哥来北京找，还是没找着，钱还是没给。

我问钱怎么办，钱么搞法的，他说：落了（过些时个）再说。

细胖哥说没有玩，哪都没去，天天出工。全都住一个屋里，睡地上，冷得买张电热毯，老弟买的，木玲本来说想买，他说别人买了。可能就是吃馒头，他说哎呀真好吃。细胖哥是部队回来的，当过民兵连长，再就是村长，再就是书记。

第七段 现在种田快活

现在种田可舒服了。小麦都不用种了，谁知道，麻烦呗，割小麦的时候呛人，灰尘最大，鼻孔是黑的，脸也是黑的，哪哪都是黑的，八门儿都是黑的。就是打小麦的时候就得最大的太阳晒，才好打下来。那上面的那个毛，我们叫须，那个到身上挺痒的，再个，以前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自己吃，我们叫馒头叫作发粑，都是自己的面粉。后来有面粉卖了，还白，就没人种小麦了，现在铺天盖地的，全都是油菜。它也不用你薅，就打点除草剂，就没草了，追肥，以前是一个桶里抓一把尿素，一棵一棵地泼，现在就等天下雨，反正我们那儿雨水多，下雨了，

拿一袋尿素，一撒，就完了。现在种田多快活。

第八段 人快活了，就想更快活

我说人快活了，就想更快活，红薯片也不做了。以前是割完二季稻就开始做薯片，家家都做，像比赛似的，在稻场上，铺上稻草，有的就挑上两桶红薯泥，像土豆泥那样的，全都是隔夜弄好的，有的里面还放碎的橘子皮，就拿一张小桌子，一个地膜，盖秧用的，尼龙的，一个啤酒瓶，再就是一盆水，就在那擀。看那张桌子有多大，就弄多大，再往草上一铺，就揭下来，极好看哦。

有的时候，四五个人，围着，在那弄，稻场上没有鸡，不用看着。晒到不沾手的时候再换一个面。擀的时候，东聊西聊。罗姐、水莲，还有上面的那个二姐，还有是小王的堂嫂，我叫隔壁姐的，还有桂凤，全都在那聊，东扯一句，西扯一句，说做了有没有人吃还不知道呢。水莲说：没事啊，到二三月，天长，肚子饿，就有人吃了。有人说：那也不一定。再一个说：到那时候什么都吃。

现在不做了。以前还做一种叫花果的，现在也没人做了。花果就是用粉，做成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，炸炮的，炸得很大很脆，很好吃的。现在都没人做，现在做的可真是稀物（少有），一看见就抢。

现在的人买的瓜子，太贵了，没人买，都买的葵瓜子。再就是蚕豆，便宜，两块钱一斤，白瓜子六块钱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也没人买。

我老逗牛皮客的儿子，说你家有什么好吃的，偷出来我吃。他说我爹才奸哪，买一螺（鸡巴）点儿东西，放在楼上收（藏）倒，我找半天

没找着。我说你爹果（这么）奸，他说：当然的。

第九段 打牌，小王的二老婆

回家打了几天牌。二十六到家，二十七没打，洗被子，二十八吃完饭，二十八吃饭我们叫发财，发完财，我还是在门口洗衣服，几个打牌的贩子就来了，小王的大嫂，叫老三，再就是冬梅、小凤，还有小王的弟媳妇，陈红，几个，一直在那喊，喊打牌了，快点啊。我就在那慢慢地，死不断气的，我心里想，我也不想打，我打不了，这牌我都不会了，新的，打晃的，不要东西南北风的，算账我都不会了，要庇（音），开口，开四口，都不会。

她们一直在那喊，让我打，我说我不用了反正我不会打。后来她们就走了，去找贩子去了。没找着，又回了。又在那喊。我说那么的啊，挨要我打。没打的时候不想打，打的时候又上。

我还家里磨呢，她们就把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，牌都弄好了，就差你一个人。就打了。

还没怎么熟，净输。她们喜欢赢我的钱，我的钱从北京带回的，全都是新的，家里的钱都是像猪油渣似的，拿出来一坨，窝在一块的。我就喜欢把钱抻开，也是破破烂烂的，真没好钱，农村真没好钱。

这是二十八的晚上，打了一天，打到做饭。晚上也是七筒做的，我没做。

二十九的下午在那聊天，也是线儿火问我跟谁打牌了，我就说是小王的二老婆（即冬梅，木珍到北京后，小王跟冬梅好，大家都知道），她说谁告诉你的，我说多早就知道，还要谁告诉。

她就说：那你知道了还跟她打牌！

我说：没事，我就装作不知道。

她说那可不行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跟她打牌，你还跟她打牌。宛珍在旁边说：没有这回事，哪有这回事啊。我说你别装了，满湾子的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她说她不知道。她说别听人家瞎讲，小王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说反正不管，我也不在家，管不了，我也不管。

打牌的时候有人讲，说冬梅，你苗（她女儿）回了，她就说，我苗没回我知道，她的干爹带她上北京玩去了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整个村子都知道，什么干爹，就是当二奶。

第十段 其实就是二奶

香苗初中念了半截，她爸爸死了，就是那个“半天”，也叫“牌圣”，得肺病死了，她就不念了。她就跟着那个细佬，就是叔叔，去了新疆，学做生意。过了半年又回了，回来人家介绍她到武汉，开始的时候说是在网吧，后来也不知道干什么，谁都不知道，她跟她妈说在网吧里帮人家看吧。后来她那个，前年回家，我还不知道，以为她还是一个挺老实的、挺好的孩子，她也挺白的，眼睛很大的，长得不错。后来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她穿得很洋气的，她是年三十回家的，也是拖着一个旅行箱，她也是从我们门口过去，我就问那个陈红，说：苗干吗的，穿得果好。她说你还不晓得啊，我说我不晓得。

她说她外面做鸡呢，有的是钱。给她妈买了金戒指金项链，我就说我不晓得。

后来我又跟隔壁姐说：真是天意啊，她爸爸死了，老天爷给她一碗饭吃。她就说：这碗饭啊，谁都不愿意吃。当婊子谁不会啊！我说那倒也是。

她去年穿得挺好的回来，就带着村里的小伙子，全都是十五六岁的，她也就是十七岁。上马连店，溜冰去了，她请客。打台球，买吃的，全都是她请客。

回家也就是待了两天，初一上外婆家拜年，带着小伙子打牌，她输了无所谓。她初二早上就走了。我后来问小王，我说苗到底在武汉干什么。小王说在那她认了一个干爹，干爹有两个儿子，说把她当女儿养着，说以后给他儿子做媳妇。小王说苗还不错的，那干爹把她弄到学校念书，去年夏天回家，把她自己的户口下了，弄走了。她去年让她妈不种田了，带到武汉来。

今年，那苗，二十九下午，我家门口，有一堆孩子玩。我家有一对羽毛球拍，每家都有，都打坏了，我家的是双杆的，在那打球，她就回了，又从我家门口过。

她一边拖着旅行箱，穿着大红的皮夹克，一边走，一边玩手机，也是一个红的手机。那么多孩子，都没人理她，就是大嫂看见了说，苗回来了，她就是抬头看了一下，也没吭声。走了。

第二天，三十，我就看着她在前面走，她妈，就是冬梅跟着她，有一段距离，有人问她妈：冬梅，你去哪儿了？她说我苗要买彩电，家里的小了。要买一个大的彩电。她们就走了，我就上塘里洗衣服，刚好，小莲也在洗衣服，她没多少了，我就站着等她。就在那聊，就聊苗。

她也是说，哎呀那个苗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以为有多光荣啊，就是不